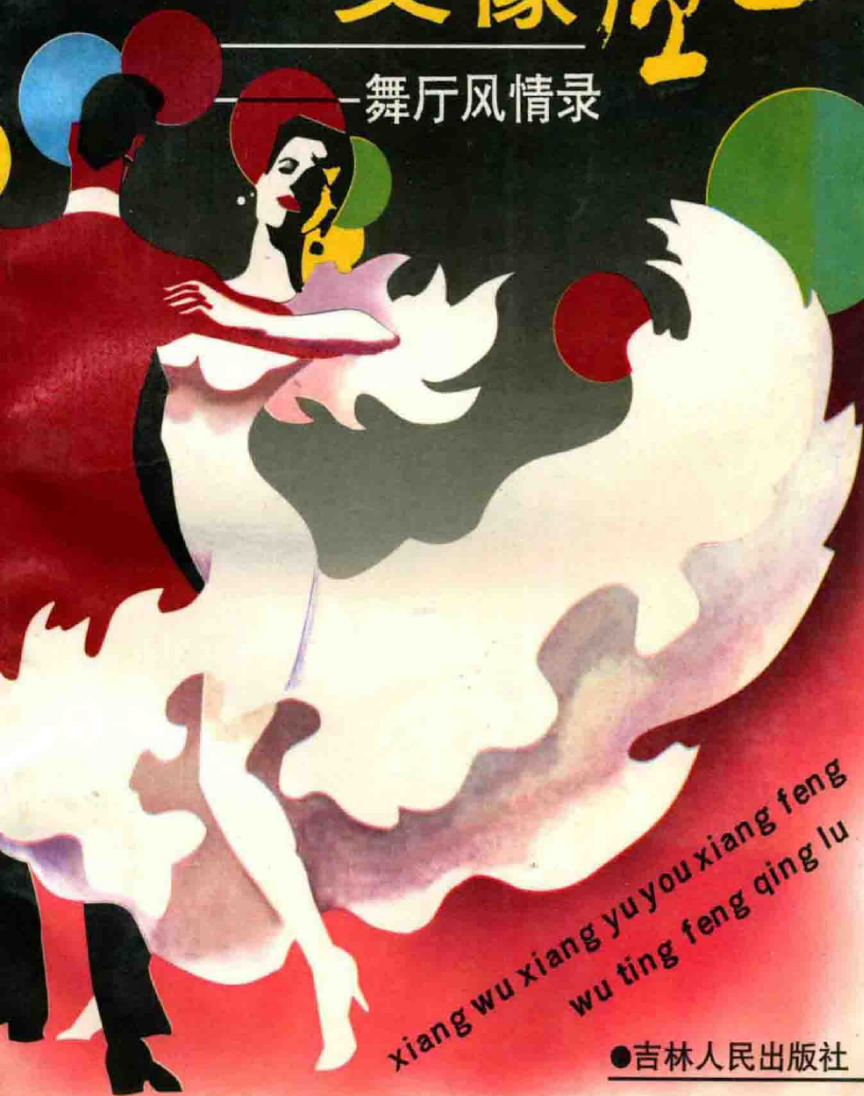


●凌喻非 著

像雾像雨 又像风

—舞厅风情录



xiang wu xiang yu you xiang feng
wu ting feng qing lu

●吉林人民出版社

像霧像雨又像風

——舞厅风情录

凌喻非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1 号

像雾像雨又像风——舞厅风情录

特别策划：赵猛工作室

作者：凌喻非

责编：于二辉

设计：李肇实

出版：吉林人民出版社 (长春斯大林大街 68 号)

发行：新华书店

印刷：山东省临沭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：259 千字

印张：10

版次：1997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206-02221-9/G·517

定价：13.00 元

目 录

●痴情舞伴..... (1)

一入场她就像春藤般毫无顾忌地攀缠着我。我就像回到那遥远的青年时代，那个使人产生纯净友谊和萌动爱情的年代，可惜那时没有这种美好的形式来传递。那盛满柔情蜜意的情怀只能枯死在每个人的心里。这美好的时光为什么来得这样迟？

我又下意识地收拢自己的右臂，让那春藤缠得更紧些。她妩媚地望着我。

●美人暮春..... (45)

他那柔嫩的双唇又惶惑地骚动起来，在她整个面颊上滚动，似乎一个遥远的声音在呼唤她，她几乎不能自持。浑身瘫软无力，双臂却紧紧地抓住他，像抓住一个使她不致于沉入水底的救生圈。她想挣脱又无力，那个久远的声音不断地在她耳边回荡，她直想喊、直想哭，却怎么也喊不出来，只有几滴泪无力地滚下来……

●旋转舞厅..... (87)

这是个生动活泼的群体。它折射着人们的欢乐和苦恼，友谊和爱情，骚动与不宁。人们都兴致盎然而来，又带着千奇百怪的感受离去。这才是人生，它充满了真正的甘苦，它充满了刺激人的各种元素，它促进人的血液流动和身体各部位的无限生机，永远呼唤着生命的欲望，呼唤着律动的春天，编织着绚丽的人生，涌动着勃勃的生机……

目 录

●不了情缘..... (161)

不！我不要做女强人，我要做一个温柔可爱的女人，
一个让男人疼爱的女人，一个真正的女人……

●“风流”寡妇..... (205)

她觉得自己正面临着一张情网，一张可怕的情网。她
只想从那网里爬出来，而实际上她发觉自己却总是向那
网里陷。

●女人的一半是男人..... (279)

有人说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，同样，女人的一半也
是男人。旋转舞厅光怪陆离的灯光下，折射的不仅仅是
男男女女，多彩的风姿，而且还有一串串曲折动人酸甜
苦辣的故事……

●像雾像雨又像风..... (297)

再给我一次最深情的拥抱
让我感觉你最热烈的心跳
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
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……

●后 记..... (316)

五喜丁福庆守，主人最可爱。去商受德的新百卡卡卡卡
新成洋人新成洋，东方特喜的入德丁福庆守，苦甘的
坚持的守主喜守守守守，守主明天情到情喜情喜情喜
情喜情喜情喜，主人的情喜情喜情喜，天喜情喜情喜情喜
……情喜

痴情舞伴

——入场她就像春藤般毫无顾忌地攀缠着我。我就像回到那遥远的青年时代，那个使人产生纯净友谊和萌动爱情的年代，可惜那时没有这种美好的形式来传递。那盛满柔情蜜意的情怀只能枯死在每个人的心里。这美好的时光为什么来得这样迟？我又下意识地收拢自己的右臂，让那春藤缠得更紧些。她妩媚地望着我。

我步入舞场晨练是出于好奇，谁知竟会使我陷入一场罗曼蒂克式的感情波涛中，事情还不仅仅如此，那感情的迸发竟把我抛进一次无法自拔的人生危机中，那是由一位可爱的女人引起的……

——

我初进舞场，经常是坐在那里观阵。那天突然发现一个熟人，他也终于发现了我在注意他，便从正跳着的舞池里停下来和我打招呼。

“老陆，你怎么一直坐着？来，让小郝陪你跳一场。”他把舞伴拉到我面前。

小郝，多温馨的称呼啊！她笑容可掬地望着我，比我想象的要妩媚和开朗得多，一位讨人喜欢的女人。我突然感悟到，我原来与其说是注意刘林，倒不如说被这位小郝所吸引。

“这是C报大记者，老陆，”刘林唾液四溅地介绍道。

我欣慰地站起来，和小郝握了手。“哪里是什么大记者，不过是写点堵报屁股的小玩艺，不值得一提。”

“怎么不值得一提？你要是在报上给谁捅一下，那可真够抖落的……跳一场吧。”

我不但无心顾及刘林的夸大其辞，连谦让一声都没有，便挽起小郝步入舞池。

然而毕竟是初次和她跳舞，我小心谨慎地迈着规矩的舞步，一点也不敢随意发挥，小郝却连连说我跳得好。

她的鼓励消除了我的拘谨感，我越跳越随便越自如了，我们一连跳了两场。可是我知道事情的分寸感，当乐曲又响起来时，我便主动地声明：“小郝，这场你和老刘跳，我歇歇。”

“他的熟人多，闲不着，”小郝爽朗地说。

凭我的直观，我觉得小郝是刘林的舞伴儿，我不能打破人家固有格局，便坚持说我真的想歇一会儿，其实是违心的。

小郝尊重了我的意见，带着孤疑的神色回到刘林那里，和他下场了。

其实我和刘林并不十分熟，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，而且办过事，一时又想不起来。他有五十多岁了，可身体仍轻飘飘的，一点也没有发胖，跳起舞来还很灵活呢，有时甚至翻来复去地跳水兵舞，姿式不怎么优美，可动作很利落。看起来倒满有意思的。

我总觉得他和小郝搭伴儿不怎么般配。小郝三十几岁的样子，中等身材、适当的体魄。白净的面颊总是带着笑容，我想她一定是个乐观爽朗的人。她服饰很讲究，一身浅色的套裙，低圆领内衣衬出那一抹白嫩的脖颈和半掩的酥胸，既妩媚动人又让人浮想连翩。

在舞场里被冷落是最尴尬的了，刘林方才算是为我解围。其实我倒无所谓，我来舞场是出于好奇，听人说舞厅的早场很兴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来参加晨练的多为中年人，说不定我能写篇文章呢？

大家跳得都很认真，每当乐曲响起时，便都争先恐后地下场了。我很不习惯去邀请别人，只有一位中学教员张老师认识我，只要她在，我们便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步入舞池。近两天她没有来，我便经常一个人静坐。

当一曲“探戈”曲响起时，小郝又来到我的面前。

“陆教师，老刘说了，让我陪你跳到完。”

“太谢谢你们了。”我局促地站起来。

这场探戈我跳得很笨拙，连基本步伐都没掌握。可小郝却没有丝毫的不耐烦。她一直耐心地引导我，我总算勉强地跟下来了。我自信已掌握了它的规律，只要小郝再带两场我就可以出徒了。

那天收获可真不小，和小郝跳了不下五场，学了一些新舞步，而主要的是和小郝跳舞感到无拘无束，心境愉快，轻松自如。这种感觉很重要，它可以排除一切心理障碍，为我们继续跳下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不是和任何人跳都能产生这种感觉的。

不觉七点已过，已经到了我退场的时候了。刘林和小郝执意要我再玩一会儿。我觉得应该保持住这良好的势头，虽然是恋恋不舍，还是先走一步。他们共同叮嘱我明早一定来。

二

就这样，由不自觉地步入，很快便发展到对晨练的一种期盼。每天都置身在那个忘我的天地里。

悠悠扬扬的音乐、明明暗暗的灯光，熙熙攘攘攒动的人群，每当我置身在这个氛围中，便顿时感到那个实实在在的世界幻灭了，我被一个虚幻的梦境包围着。

那确是一个虚幻的梦境，它把各种各样的人、各种各样的心情、各种各样的情绪溶为一体，原来的那个我已不复存在了，那是一群虚幻的人。虽然大家的精神是那样集中，跳得又是那样的认真，由此那幻灭感便越发强烈，简直是一群魂魄出壳的生灵。

这种感觉一闪现，我便苦笑了一下。

我习惯地坐在边座上，让那转动的人群从我的眼前、我的脚下，从我整个神经流过。我知道那一刹那间自己也被幻化成异物了。

“老陆，跳啊！”每当此时刘林和小郝便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“你们跳，我歇会儿。”我总是这样言不由衷地说。

很多人都有固定的舞伴儿，可是象刘林和小郝这样既随便又形影不离的，还是少数。他们似乎从不顾忌别人怎么看怎么讲，总是跳在一起、坐在一起、说在一起、笑在一起。我很羡慕这种亲密无间，又很难理解这种亲密无间。

那天，坐在我旁边的一位瘦削的女人象是看出了我那疑惑的神色，直接了当地对我说：“老刘和小郝，是铁伴儿！”

我怔怔地望一眼这位薄唇女人，“你有伴儿吗？”

“我？——已经跳三年了，就是不搭伴儿。”停了一下她又说，“还是你这大记者面子大，刘林主动把伴儿让给你跳……”

薄唇女人还未说完，刘林和小郝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坐在我的旁侧了。

“老陆，探戈，跳吧。”刘林又动员我。

“探戈我跳不好，你们跳吧。”

“小郝说你已经学得差不多了，再巩固巩固……”

小郝已伸手拉我了，我只好从命。

只见刘林去请那位薄唇女人，却被她拒绝了。我的心蓦地一动，很为他难为情。

小郝见我神情恍惚，不在意地说：“你不用管他，他闲不着的。”

的确，刘林和一个胖女人下场了，我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。“真不好意思总把你们拆散。”

“你总是那么客气，大家串换着跳嘛！”小郝依旧是那么不假思索的样子。

她跳得实在太好了，我和她学了许多花样，只要她带，我就能跟上。只是一旦离开她就不能和别人自如地跳。刘林总鼓励我去请别人，“不要总是守株待兔。”

然而，自从和小郝搭舞后，似乎有了依靠，越发不能主动出征了。这可忙坏了小郝，她一会儿和我跳一场，一会儿又去陪刘林。

一次，她突然把一位少妇领到我跟前，要她陪我跳。虽然那位少妇既典雅潇洒又落落大方，可我还是有点紧张。一看见那长长的披肩发、嫣红的唇际，就更不敢轻举妄动，生怕碰坏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似的。我跳得很单调，自己都觉得枯燥乏味。而更主要的是，我不知道小郝为什么把这位少妇塞给我，她却紧紧地守着刘林不放。

跳了两场后。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少妇跟我遭罪了，便决心歇场，却有点不是滋味。

“大记者，跟你说过，人家是铁伴儿，不能随便参与，怎么样，躲你了吧？”薄唇女人一定看出我的沮丧样子，她象一个预言家的讖

语兑现了似地跟我说。“你没看见方才刘林请我，我没跟他跳？迟早会醋意大发的……”

我一向鄙视搬弄是非的人，何况这位薄唇女人本来就让我生厌。“我可不想乱猜疑人家。”

她见我态度冷漠，便不冷不热地扔下一句话，“走着瞧吧。”说完一转身，便被她的老搭档，那个秃顶男人给挽走了。

她越胸有成竹，我便越是讨厌她。然而，无独有偶，第二天，她的“走着瞧”的预言又兑现了。

三

第二天早晨，刘林和小郝都没有来。

那位薄唇瘦女人再也不到我跟前来了，却远远的用一种胜利者的神色望着我，我觉得那是对我的一种嘲弄和揶揄。

我闷闷不乐地坐在那儿，思忖着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结果。我自觉和小郝之间是检点的，只是跳舞、学舞，连多余的话都很少说。诚然，有时和她学新步时曾发生过碰撞，有几次她甚至撞进我的怀里，那只是一刹那，虽然那一刹那曾使我全身发生震颤，令我渴望的震颤。然而，这能说明什么呢？

那天早晨的思绪很混浊，记得那位漂亮的少妇跟我跳过、跳得很勉强。那位胖女人也来请我跳过。使我莫名其妙的是她竟问我刘林和小郝怎么没有来，我瞠目结舌的说不知道。她便默默地离我而去。

后来我疑疑惑惑地离开舞厅，刘林不会那么狭隘吧？是他主动把小郝介绍给我的，才几天，就犯忌了？

这不明不白的挫折反而更激起了我去晨练的好奇心，第二天，五点刚过，我便走进艺术舞厅。

天无绝人之路，久违了的张老师那天来得也很早，我们几乎又是同时向对方走去。

“张老师怎么多日不见了？”

“忙。每周只能来两次，周六和周日，平常不行，第一节有课。”她认真真地说，完全是一副为人师表的形象。

“教师的工作真辛苦。”我也认真地叹道。

“我真羡慕这些闲人，真有福。”停了一下她又突然说，“陆老师，你写写舞厅生活呗，多有意思！”

“我还没感受到……”我当然不能把自己受到的冷遇道出来。

“跳舞什么事都跳出来了，你认识那位劳模吗？”她望着刚刚走进舞厅的刘林问。

“什么劳模？啊？——他呀，他怎么是劳模？”噢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是七十年代末，他似乎把优选法应用在水暖安装工程中，提高了工效，曾轰动一时，惊动了新闻界，我就是那次陪同省报记者采访他，结果文章发表时连个名字都未署上。就是那么回事。“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”

“怎么好多年前呢？人家去年还是市劳模嘛。”张老师胸有成竹地说。“他叫刘林……真是新时代、新劳模、新观念呀！”

听张老师那口气，我实在不敢恭维。“不就是跳跳舞吗？”

“跳舞跳到这种地步，已不是一般地跳了。”

我为之一震，这和薄唇女人的论调如出一辙，问题也许会波及到我。

张老师又谈了改革开放与国人的伦理道德沦丧的问题。特别是对跳舞和舞厅的评价，有自己独到之处。她直接了当地说，舞厅除了正常娱乐功能外还是藏污纳垢鱼龙混杂的场所，这助长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和一些家庭的解体。

因为她的命题尖锐，我不想轻易表态。特别是涉及刘林和小郝之间的事，我怕引火烧身。我想问问张老师为什么也到这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来。可我更关心的是刘林和小郝。他们算鱼还是算龙呢？我在寻找他们的踪迹。

刘林入场后似乎和什么人跳了一场，小郝入场后，他们便一直跳在一起，坐在一起，形影不离。刘林不时地向我张望。那位薄唇女人却象幸灾乐祸似地东张西望，总是摇摇摆摆横穿舞厅，俨然象一位掌握舞场动向的意识形态专家。我觉得自己也被她监视和掌握了，心里很不舒服。

“陆老师，”张老师打断了我的沉思。“记者的思想最敏锐了，真想听听你的看法，你怎么一言不发呀？”

“可我，最不善于做逻辑性的推理了，我的思想从来都是杂乱无章的……”我胡乱地说着，思绪更纷杂了。

“这其实是一目了然的，陆老师却故意把它搞得极其深奥起来……”

“我可不那么认为，世上的事本来就讲不清楚，尤其是涉及到人与人。”

看我无意深谈下去，她也不再侃侃而谈了。

她一直陪我跳到七点，我们一块宣布退场。

刘林几次想和我说点什么，看我和张老师谈得不可开交，他实在无法插话，只好把遗憾埋在心里。

四

那天上午，意外的接到刘林的电话。

他说，他费了很多时间才查到我的电话号码，电话簿上没有“陆地”这个名字，他又问了报社，才知道“陆地”是我的笔名……接着他便谈起为什么昨天没去艺术舞厅晨练。“决不是回避你。”他说，“你不要有任何想法，更不要听别人扯闲话，有些人专门给别人制造桃色新闻……我昨天没去是因为别的事，决不是躲你……小郝是个好人，她很尊重你，也愿意陪你跳舞，你千万……那个胖女人原来是我的邻居，她爱人是我的徒弟，她的为人最正派……我就是怕你有想法……”

我觉得他孩子气十足，我实在无法把他的活理出个头绪来，一心想尽快结束这场马拉松式的对话，“老刘，我什么想法也没有，你尽管放心。好，我们明天见……”

事情也许不象薄嘴女人说的那么严重吧？还有那位草木皆兵的张老师，她对舞厅的看法着实令我疑惑。

后来我弄清楚了，刘林和小郝的“回避”是事出有因。可决不是回避我，而是回避那位胖女人。这是小郝的恶作剧。小郝发现刘林这位往日的邻居趁她陪我跳舞之际，抓住刘林不放，气不得急不得恼不得，只好采取回避政策。这是小郝亲自对我说的，是我和她跳“探戈”的时候。无须讳言，胖女人正和刘林搭跳，须知她是横穿舞池去请刘林的。小郝鄙视地望着她的劲敌说：“她是个寡妇，丈夫才死了一年多，就守不住了。一进舞厅就盯上老刘了，多没意思！”

我很奇怪，为什么大家对别人的档案材料都了如指掌？

我仔细打量着那位胖女人，约摸四十岁刚出头，长得眉清目秀的，脸上泛着红晕，只是肩宽腰阔壮得象一头牛。在她面前，刘林可显得不怎么伟大了。那女人虽胖却不笨拙，转身扬腿都灵便，舞姿也不难看。那天跟我跳时可没有这么自如。

“她跳得挺不错呢！”我不觉脱口而说。

“敢情！都跳疯了，早晚都跳，是块木头也练出来了。”

由于小郝魂不守舍，这场探戈没跳出水平来，乐曲一结束我便宣布下一场我要歇着了。

“别歇，你跟胖墩跳一场，别看她胖，身子可轻了。”刘林凑到我跟前说。

“你别到处推销了，人家陆老师希罕跟她跳！要跳你就跳好了，别不好意思。”小郝抢白道。

我见气氛不对，便转移话题。“方才这支探戈曲太慢了，我跳着挺别脚呢！”

“可不，其实越慢的曲子越难跳，得跳出韵味来才行……”小郝

发挥道。

刘林却不以为然：“什么味不味的，跟上鼓点就行呗。”

“这是抡大锤呢？——跟上点就行！”小郝的话越来越不友好了。

“咱也不想当舞星，天天蹦蹦跳跳起到锻炼的目的就行呗……”

“你就会瞎蹦蹦，你先老实地歇一会，你看我和陆老师怎么跳华尔兹。”小郝站起来了。

在这样的唇枪舌战后，我怎么好再介入。我坚决不跳。可是小郝拉，刘林推，硬是把我逼上阵。激荡的《多瑙河之波》也在召唤我。

说也怪，我一驾上小郝那感觉就不一样了，情绪马上活动起来，只垫了两步便旋转起来，我自觉身子轻飘飘、脚下如生了风，绕着舞池的外圈徐徐而转，小郝的裙摆已旋成一个圆圆的扇形，她挺胸侧头，那样子美极了。我们飘啊飘啊，在熙攘的舞池中穿梭着，真如腾云驾雾一般……我心潮起伏，荡漾在愉悦的峰颠上，我深信，小郝的心情也一定激荡不已，我从那起伏跌宕的胸怀中感觉到了，因为它不时地撞击着我的心扉。我们转了个尽兴便停下来，轻轻地荡着平步，那是旋转的余波，激越的心境似乎平稳下来，进入一种更深层的美的感受，那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迷离彷徨美……

“陆老师，你的三步跳得太好了！”小郝似乎仍在云雾中，“什么时候练的？”

“我小时候学过花样滑冰，在冰上就喜欢转。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冒出这么句话来。

“怪不得，在冰上都能转！”

我们的谈话够荒唐的了。

“可也得分人，去年一个体操运动员，认认真真的学了两个多月，结果连基本步伐还跟不上，后来索性不来了……”小郝仍认真

地说。

我觉得这样激动人心的曲子不适合漫谈。我向前跨了一步，又旋转起来，真象飘荡的云朵……舞池里人太多了，我们左突右冲还是撞了人。“哎呀，大记者呀！再激动也不能撞人啊！”真倒霉，原来是薄唇女人。她正和秃顶旋转。

在大庭广众下，这阴阳怪调无异是在给我们曝光。我只能采取不予理睬的对策，心里却暗暗地嘀咕着鲁四老爷斥责祥林嫂那句咒语：“可恶——然而！”她似乎仍在喋喋不休地叫着。

我向前跨了一大步，又转起来，算是回答。然而舞步却再也不那么开心了，连小郝的裙摆也旋得不那么圆畅了。

不开心的事接踵而来，刘林又和胖女人跳上了，这直接影响了小郝的情绪，我们再也转不起来了，只得稀里糊涂地跳完了一曲华尔兹。

歇场的时候，我再三和小郝说，下一场要她去和老刘跳，她执意不去，一定要和我跳下去，并极诚恳地说，“如果陆老师不赏这个面子，我马上退场，从此再不进舞场了。”

我感到问题严重，做了无法选择的选择，又和她步入舞池。与此同时，那位胖女人又匆匆走到刘林面前，拉他下场了……

五

薄唇女人阴阳怪气的预言、张老师对舞厅的尖锐看法，刘林、小郝和胖女人之间发生的不愉快……引起了我的思索。

大家进舞厅来本是寻开心，为什么竟发生这么多龃龉。就此我为C报写了篇短文，名曰《舞厅面面观》。主要是写部分人对舞厅的看法，也涉及一点舞客之间的无名恩怨。

我只能说是无名的恩怨，因为我实在弄不清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正如我和薄唇女人之间的无名成见一样。

这成见又渐渐的释去了，我想这也许是由于她心直口快导致